

青春励志传奇

演绎出一场梁祝式的动人情缘

一个弱不禁风、女扮男装的新跟班
一个顶天立地、难以动情的大当家
一幅画牵出一段传奇 她和他从此相遇
非同寻常的追画历程 扑朔迷离的画后往事

追画记

沙雁望◎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青春励志传奇

追画记

沙雁望◎著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画记/沙雁望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6.6

ISBN 7-5396-2750-6

I. 追... II. 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1977 号

追画记

沙雁望 著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14

字 数:250,000

版 次: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750-6

定 价: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淡烟流水画屏幽

——写给遇见《追画记》的眼睛

一直憧憬宋代背景的故事。

对宋代的些微了解，来源于那时候留下的文字和画图。

诗句散淡清远，词阙绮丽缠绵，画图工笔时温和细腻，写意时温和忘形。

在复杂又忙碌的今生今世，在短暂如规范流程一般的生活里，会有人禁不住去回望和欣赏那样的时空吗？

那样的时空，那样的舒缓和悠闲，舒缓和悠闲得恍惚间仿佛可以相信，在短暂的人生里，原来也可以看见所谓的“地久天长”，究竟是什么模样……

现在，这个宋代背景的故事终于从憧憬中出来了。

现在，揣想着这个故事会遇见怎样的眼睛、遇见怎样的心。

给编辑发投稿的邮件前，曾经先打去一个电话，听到电话那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。

于是在投稿的邮件开端，担着些“造作”的嫌疑，用这样的几句话作为故事的铺垫：

以为这故事适合这样的女子
在空闲时拿起诗集
为某首歌里的一句词含泪
即使走过人生的芜杂和缤纷
也依旧愿意维护心灵单纯

是造作的文字吗？在复杂又忙碌的如今，还有这样的女子来喜欢这样

的故事吗？

这样慢节奏的，“淡烟流水画屏幽”一样的故事……

《追画记》，给故事取这样的题目，仿佛也太古旧、传统了些啊。也曾想过换一个醒目些和复杂些的题目，比如《卿来一画牵》，比如《一幅陈墨画清缘》。

可是编辑建议选择了《追画记》这样古旧又传统的题目，是为了更配合这个故事古旧又传奇的内容吧。

也许在一个安静的周末，也许在一盏安静的台灯下，也许会有一双安静的手，慢慢的，翻开了这个古旧又传奇的故事……

沙雁望

目 录

序 淡烟流水画屏幽 / 1

第一章 女朝奉 / 1

这南街一带,谁不知道贺家当铺的女朝奉?听说外面有那起爱嚼舌根的,都把你传神了!可你到底又有什么能耐是对当铺有用的?不过坐在帘子后头翻翻账簿,看看收当的破烂东西!

第二章 小伙计 / 8

小伙计身材瘦小羸弱,穿着煮泉香跑堂伙计的灰布短衫,戴着灰布小帽,一只胳膊上还搭着条擦拭茶桌用的手巾。看得出他有些紧张,两只手握得很紧,穿着黑布浅口鞋的脚并拢着,显得局促可怜。

第三章 新跟班 / 16

胡大管家再次打量那个垂首肃立的新跟班。论身体相貌,不行,太单薄秀气。论经验历练,不行,太稚气生疏。论胆量智慧,还是不行,太胆怯迟钝。真看不出来,爷看中了这余卿哪一点。

第四章 考题一 / 23

她忽然觉得面前这个遮住了月光的男子如此逼近,似乎浑身都散发着威慑力,而且高大得可怖,几乎要和齐康梦里的妖魔一样了。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,同时伸出胳膊,用手护住自己的头。

第五章 考题二 / 30

马儿，马儿一定发现了，她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女子……发现了，那个男人也和这马儿一样发现了，自己是一个隐瞒身份，想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，无用的女子……

第六章 考题三 / 37

只是，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余卿，竟然比腻粉楼的女孩子还要柔嫩，这……自己能把他纠正成一个可靠、可用的真正的男子吗？

第七章 不解风情 / 45

龙大当家是从不动情的客人，姓沈的冤家情多而滥，可这个余卿根本就无情，最是可厌！

第八章 闲言碎语 / 53

谁知道他竟在一群人面前说不中听的言语，毁谤爷……说爷待余卿好，还说爷不爱女色，只好男风，说那姓余的小子是爷的入幕之宾！

第九章 论婚 / 60

难道她认为他不该娶妻吗？她认为他应该永远像现在这样，只要有伙计和生意就足够了？她竟然从未想过，有一天他会在她面前娶妻……

第十章 琴会 / 68

厉害！难道这小子其实是情场高手？这样含愁带忧的眼神，凭她是什么样矜持骄傲的女孩子，见了没有不动心怜惜的。……不过，人家李小姐现在又看不到你的眼神，死小子这样含愁带忧，真是浪费表情啊，可惜了。

第十一章 求亲 / 75

好在只要不是余卿背叛自己。不是余卿背叛自己和自己抢女人就好……若余卿真的看上了一个女人，真的动了和自己抢的心思，自己也一样会让他吧……

第十二章 退婚 / 83

我余卿的确算不得一个男子……其实小弟自幼患有一种怪病，一近女色，就会心跳如捣，登时晕厥，甚至还有性命之忧啊。

第十三章 相思病 / 90

有我陪着也不坏吗？有我陪着你，原来感觉也不坏啊……不能！她怎么能这样容易就胡思乱想呢？他说那句话，一定是有口无心，而她这样心思飘摇实在没理由啊。

第十四章 围猎会 / 100

没见大家都在为我的箭术倾倒？你不跟着惊呼一回，怎么连看也不看……这有什么，我知道爷做这些事总会比别人强，理应如此呀。

第十五章 大猎物 / 107

龙大哥那么大方，把牧场最大的猎物送了人。大哥不知道，对那个漂亮的女猎手来说，这牧场最大的猎物其实是龙大哥自己。

第十六章 伤别离 / 116

爷，如果有一天小的不告而别，爷千万别生气，不值得生气所以千万别生气……你用不着不告而别，等你真的想回家了，龙大哥会送你回家，绝不阻拦。

第十七章 惜相聚 / 124

果真余哥儿待不长了？……难道那上马石是为了余卿用不长，才暂时安放的？……那上马石，是爷为了余卿一个人安放的啊。

第十八章 泥雨 / 131

你是一个男子，生来就该做强者。如果几句流言就可以将你打败，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因为流言而觉得委屈呢？你不过正像流言里说的那样，没有足够的丈夫气概。

第十九章 花海 / 140

他们两个人立在这无边的花海里，同往日落处眺望……也许有一种相知就像这花海，聚集时美丽绚烂，等到分离后，风里也依旧会有芬芳传送……

第二十章 变故 / 149

如果这尘世里没有那幅《竹林七贤图》，她就不会认识他，不会知道原来相聚和离别之间，会有一个如此让人心碎的距离……如果没有《竹林七贤图》，他也不会认识她，不会遭遇因为她而惹下的麻烦甚至灾难……

第二十一章 画院旧事 / 157

一个人是要价值连城的原画，还是尚未成名的小画师描摹的赝品？这本来不是难题。可这世上有些人是最傻的。

第二十二章 宾主缘尽 / 165

他根本不清楚小民是谁。他不知道他的这个伙计留在他身边三年，只是为了一幅画而已……

第二十三章 迟悟 / 175

现在如果我说，阿余他其实当然是一个男子！你信不信？……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信……我又何必要打死你。

第二十四章 卿去之后 / 185

太迟了！龙大哥一直都是局中人，一直都犯着糊涂，可你一个旁观的应该清楚，龙大哥其实早已经为那死小子害上相思病了，我们拦得太迟了！

第二十五章 玉当 / 195

一个来当铺投当的客人，竟然要当着当铺伙计们的面，领走这家当铺里的灵魂人物……

第二十六章 潮退 / 209

潮退渔归后，从那幅《竹林七贤图》下面走过来迎接他的妻子，就是他凭借《竹林七贤图》牵出的，那个生命秘密里的最美丽的答案……

第一章 女朝奉

苏州城的夏夜，喧闹、拥挤了一天的长街和集市已经沉寂。远远的，只有初更的梆子在“拓、拓”敲响。

不过，在一条条长长短短的巷子里，正是百姓们用过晚饭，沐浴之后乘凉的时节。比邻而居的几家人围坐着，讲故事，说新闻，气氛大多既热闹又轻快。

至于南大街背后的几条巷子里，今晚的话题主要是贺家当铺。

“你们知道我东家的那位女朝奉要出嫁了吗？蒋家下了聘礼，贺夫人已经答应了！”首先引动话题的是贺家当铺的伙计李三，一个机灵的年轻人。

“怎么会不知道，这也算我们南大街今年的大新闻了，”张伯说着，颇有睿智地捋起山羊胡子，“蒋家一准看中了余朝奉的本事，娶回去好替蒋家理财。”

“不会吧？蒋家是读书人家，又不做买卖，有什么财要余朝奉这样的本事去理？”李三不同意。

“不为理财，做什么娶一个二十多岁的老姑娘做妾？况且那余朝奉相貌平常，还体弱多病。”张伯的意思是，那蒋家总不会为了子孙计娶她吧？

一旁的张婶不高兴了，“当家的，你怎么知道余朝奉就相貌平常？人家看东西，查账簿，一直都是在帘子后头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。”

“咳，这女子的相貌，又不是非要见过才知道好坏。”张伯对老婆的反问不以为然，“你想，我们南大街附近的漂亮女孩子，哪一个不是出嫁前就先传出名声来的？那余朝奉若是相貌标致，也不能在贺家留到如今。”

“是啊，这个我倒同意！”李三点头赞同张伯的推论，“我们这些做伙计的，偶尔听到帘子后头余朝奉说两句话，那语气声调都不似寻常女子，尤其是那味道，倒有几分像从前的贺秀才。”

“唉——”一直沉默的塾师顾先生长叹一声，“说起贺秀才，那学问原是极好的。只是为人恃才傲物，致使科场失意，无奈何才接手了贺家当铺

这份祖业。若非他嗜酒愤世，我们这里也出不了女朝奉这样的古怪。”

“爹爹此话好不通啊，”顾先生的小女儿书玉忍不住插嘴了，“那余朝奉哪一点古怪？哪一点比不上那些做朝奉的男子？论文，古董字画她精于辨识；论武，往来账目她也长于算计。”

书玉说这番话是有原因的。顾先生没有儿子，只有三个女儿——文玉、诗玉和书玉，他一直引为憾事。书玉因此很不平：难道女儿就不算血脉香火？

“女孩子家，聪明又有什么用？到底要嫁人了事。”顾先生黯然道。

李三也有些神情懊丧起来，“余朝奉十五岁起开始操持当铺，尤其她舅舅——秀才掌柜死了这几年，虽然贺夫人拿主意的几宗大生意都赔了本，可贺家当铺到底还有余朝奉支撑着。如今她嫁人，贺家老当不知道还开不开。”

“准定不开了，没人了嘛。”张伯推论道，“贺秀才一世聪明，偏他爹娘给他娶了个糊涂老婆。我若是贺夫人，我就不答应女朝奉出嫁，等孩子们都大了再说。”

“死老头子，你的心可够狠的。”张婶笑骂。

李三摇头：“贺夫人巴不得余朝奉出门呢，哪里会相留。她对这个外甥女一直就不喜欢。”压低声音，李三又补充道：“听东家的小丫头说，这几年余朝奉在前面虽还撑着，进了后堂就怯怯的了。贺夫人连句整话都不让她说完。”

“可怜，到底是没有爹娘的孩子，寄人篱下是苦的。虽有舅舅疼惜了这些年，舅舅一走，谁还问她寒暖。”张婶同情道。

“会不会是贺夫人存了防她的心思？”张伯迟疑，“按理，女孩子终归是人家人。那余朝奉对当铺里外钱物了如指掌，保不定将来把当铺的值钱东西藏起几样，带去夫家呢。”

“呸！”张婶站起来啐了一口，“你非要编派人家几句，才显聪明吗？”

“就是！”书玉也生了气，“人家余朝奉是我们苏州女子中的翘楚，你们若编派她，就是嫉妒她的才干。张婶，我们不理他们！”她拉着张婶进屋去了。

“哟，怎么嫂子和妹子都恼了？”李三笑着挠头，“要不，我们换个话题，说说别的吧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张伯问。

“我倒有个话题，就是汴京来的那个叫龙立潮的商人。”顾先生摇了

摇纸扇，“据说才来几天，人家已经把苏州城翻了个遍，从丝绸、茶叶到古董、瓷器，行行都招呼到了。这个人不是打算在苏州常住吧？”

“常住什么？老哥的消息落后，人家已经走了！”张伯将手里的蒲扇一拍，“那龙立潮拿我们苏州城的好东西装了几船，叫一个姓沈的得力伙计运回汴梁。听说他自己又去了南边的海沿子上。嗨，不知道这人是是个什么来历。”

“来历不小吧。”顾先生猜测，“听钱庄王老板说，那龙立潮在汴京也算得数一数二的商人。”

“那姓龙的商人跟我们当铺也做了笔生意，还是贺夫人亲自出面的。”李三不知不觉又说起方才的话题，“看来余朝奉婚事一定，贺夫人就不拿她当我们铺子里的人看了。”

顾先生叹口气，“余朝奉……那孩子这几年白操心了。”

“女孩子到底是女孩子，”张伯也感慨起来，“再怎么聪慧能干，都没有用处的。”

三个人一时都沉默下来。

屋子里，临窗做针线的张嫂和书玉对视一眼，也都灰心地叹息一声。

同一时刻，贺家当铺后院。

厢房里，孩子们都睡觉了。正房贺夫人屋子里的灯火还亮着。

“舅母，那幅画……舅父最是心爱。”余双卿低着头立在贺夫人座椅前，轻声轻气地提醒。

“贺家的事，用不着你姓余的丫头多嘴。”贺夫人瞟都不瞟这个讨厌的外甥女，管自吃茶。

“舅父一定希望贺家留着那幅画。”虽然舅母无情，舅父视为传家之物的画幅，不能不设法保全。等表弟长大了，也许他会明白那幅画的价值。

“你舅父已经死了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？如今你表弟才九岁，等着请塾师，你表妹也要有份像样的嫁妆，才有机会嫁到好人家！”贺夫人说到这里，“呸”的一声，将喝到嘴里的茶叶吐在双卿脚边。

双卿不由退后一步。但是，她还不能就此放弃，“表弟的功课，双卿可以先教着他的。妹妹年纪也还小……”

“你教！你要教他什么？教他刺绣还是裁剪？一个女儿家，你舅父竟让你学了识字、算账，卖弄到如今，又要充起教书先生来了，真真好笑！我家齐康将来是要科举做官的，也不学那些该死的当铺手艺！”贺夫人说到这

里站起身来，肥胖的身体探向外甥女，顿时将她挤到桌角，“更别提你妹妹的事！你以为女儿家个个都会像你似的，活到二十二岁还没人要？！”

“这——舅母，双卿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双卿轻轻蹙起眉尖，稍稍转头，躲开贺夫人的大脸盘。

“我不跟你啰唆！”贺夫人坐回座椅，“如今你舅父去了也满三个年头了，你也不用再借口守孝赖在我们贺家当铺。前日东大街蒋府打发了媒人来提亲，他们家的大公子愿意讨你做妾。”

“……”双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她缓缓抬起头，睁大了眼睛。

“愣什么！你还有什么要挑剔的不成？那蒋府在我们苏州城也算得上富贵人家，能去蒋府做妾是你的福分！大公子为人，文质彬彬！大夫人呢，又标致又慈悲！若不是我们贺家家世清白，能抬举你攀上这门好亲？”真是，不知道蒋府看中这丫头什么了！

“舅母，双卿还不想嫁。”老天爷啊，去到陌生人家里，做陌生男子的妾？双卿忽然觉得全身软绵绵的，她重新低下头，用力扶住桌角，“双卿幼时孤苦，蒙舅父、舅母养育二十余年，大恩未报……”

“少惺惺作态了，嫁不嫁由不得你！难不成你余家的丫头，要在我们老贺家待一辈子？天下哪有这个道理！”贺夫人袖子一甩，“下去吧，我要歇息了。”

“舅母，那幅画……”无论如何，舅父的画更重要。双卿记不得有多少次，看见舅父独自展玩唐朝王维的那幅《竹林七贤图》，眼睛里含着笑意和泪意。终其一生，舅父是把那幅画当做他最后的珍藏啊。

“那幅画一千五百两银子卖的，价钱公道，你还惦记什么？买主是个异乡人，四处做生意，这会子只怕早走到千里之外去了。”贺夫人压下一个呵欠，“记得好好收拾些针线活，下个月，也就是六月初六，蒋府来接人。”

“啊……”一千五百两银子？那幅画价值连城啊！“舅母——”

“住口！”贺夫人用力一拍桌子，震得双卿一抖，“越给你好声色，你还越来了劲头了！以为我是当铺的小伙计，还要听你的说教？再啰唆，我连嫁妆也不给你预备，由着你去蒋家丢人现眼！”

恍惚间，低着头的双卿觉得贺夫人那双大脚似乎向自己迈了两步。她立刻嗓子发紧，不由自主咳嗽出来：“咳，咳咳……”

“双卿姐姐！”“姐姐！”房门边有人担心地轻轻叫道。

贺夫人转身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那两个已经睡觉去的孩子都立在房门外。他们在那里偷听母亲和表姐的谈话好一阵子了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想造反哪？”贺夫人瞪起眼睛，“都回去睡觉！”

“我们不走。娘，你不要欺负双卿姐姐了。”九岁的贺齐康眼睛里闪着泪花。他手里抱着的白毛狮子狗窝儿，紧张地尖声吠了一下。

“娘，那幅《竹林七贤图》是要留着的，爹爹的确说过，我都记得。”十三岁的齐蕴替表姐帮腔。

“好啊！你们两个不知好歹的，整日吃里爬外，不帮着老娘，倒帮起外人来了！”贺夫人气急败坏，她对孩子们与外甥女之间的感情一直心存妒忌，“今天老娘就连你们一块教训。”

窝儿见贺夫人走近，“刷”的一下从齐康手里跳下来，逃到门外去了。

双卿闪身挡在表弟妹前面，陪着小心道：“舅母不要着急，弟弟妹妹不懂事，可以慢慢教导的。”

“我不急！我急什么？你出嫁后，我有的是时间。”贺夫人冷笑，“别说这当铺里早年间小小一幅来历不明成了死当的画儿，就是这贺家当铺，我也没打算开下去。你一出嫁，当铺就关门。我可不像你，一个女人家，还厚着脸皮抛头露面的！”

“可这当铺是贺家的祖业啊，”双卿蹙起眉尖看看齐康，“即使双卿出了门，当铺里还有几个老成的伙计可以帮舅母的忙，又何必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再开几年，贺家的产业恐怕就要败尽了！”贺夫人又提高了声音，“本来我还不提，既是你先开口，我就索性把话说开。说起这贺家当铺，嗨！五代的老当，声名可显赫过一阵子！若不为它这点名声，当初我娘家也不会和贺家攀亲，把我嫁过来！我家大小也算得官宦人家！可自我来，才知道这当铺不过空有皮囊，不是娘家的陪嫁东西，只怕我还早喝西北风了呢。嫁给你舅舅，真是不值！”

“舅母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若舅舅在天有灵，听见这话……”贺家当铺虽然在外祖父那一代就开始没落了，但也不是舅母说的如此不堪啊。

“你舅舅活着的时候，只管放任吃酒，要你一个外姓的毛丫头管事，他又何曾为这当铺尽过力？如今死了，若真有灵，听见这话也驳不得！”贺夫人满脸嫌恶地看着外甥女，“我不仅要说你舅舅，我还要说你呢。这南街一带，谁不知道贺家当铺的女朝奉？听说外面有那起爱嚼舌根的，都把你传神了！可你到底又有什么能耐是对当铺有用的？不过坐在帘子后头翻翻账簿、看看收当的破烂东西！你还以为自己了不得了……”

舅母一连串的责难，雨点般落在双卿耳畔，让她眩晕。

是啊，舅母说的都没错，自己不过是个无用的女子。

当南街的一家店面都在主事人的带领下进进出出，吆喝喧哗着做起各色生意的时候，自己只不过是帘子后面听着，等着。

“怎么，没话说了？还是心里恨我说话不公道？”贺夫人见低着头的外甥女半日无语，怒问。

“不，双卿怎么会恨舅母？舅母说的，都是实情……”双卿再一次觉得嗓子发紧，她努力忍住咳嗽，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泪雾。

贺夫人没料到外甥女对自己的责难全无反驳，不由愣了一下。

“双卿姐姐——”齐蕴走上前，拉住双卿的手。她用恳求赦免的目光看着母亲。

“姐姐！”齐康从后面抱住双卿纤细的腰肢，把脸藏在双卿瘦削的背上，抽抽搭搭哭起来了。

“哭什么哭！”贺夫人看看面前可怜巴巴的三个人，终于有些不忍，“你还不带他们回房睡觉？顺便叫李妈给我打洗脸水来。被你这么闹了一晚，我澡都白洗了，又出了一身的汗！”

贺夫人转身进里间卧房去了。双卿立在原地犹豫片刻，才掀开正房的门帘，领弟妹们出来。

黑暗里，三个人经过弯弯曲曲的走廊，一路回厢房。

“双卿姐姐，你真的要嫁给人家做妾吗？”齐蕴忐忑道。她忘不了母亲今晚发布的这个突然消息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双卿听见自己的声音轻飘飘的。

齐蕴猛地收住脚步，让身边的两个人也停了下来。

齐康被藏在走廊拐角的窝儿绊了一下，急忙揪住双卿的裙子站稳，“什么是做妾啊，姐姐？”

“就是双卿姐姐到别人家去，再也不回来了，也不要我们了。”齐蕴大声道。她对不懂事的弟弟的好奇心已经没有耐性。

“我不要姐姐做妾啊——”胆小的齐康立刻又眼泪婆娑。他抱起窝儿，把它搂在胸口。

“齐康不哭，姐姐不会不要你们的。姐姐一定会时常回来看你们。”双卿安慰着两个伤心的孩子。

可是，余双卿自己心里的哀伤，又有谁来安慰啊……

她想起许多事情，想起舅父也说过：双卿啊，可惜你毕竟是个女儿家，将来总难免要认命的。

舅父生前酒醒的时候，为她的终身操过心，也有过几个待选的人家。



她不甘随便一嫁,更怕遇见个冤家般的夫君,像舅舅、舅母似的,吵着闹着过日子。所以一直拖延着没有选人家。

事到如今,她成了舅母嫌弃的老姑娘,只有做人家妾室的资格了。

认命就认命吧,她也不想再抗争什么了。

可是那幅《竹林七贤图》是舅舅的至爱,一定要在贺家流传下去啊。等齐康长大了,他至少可以凭此画想起早逝的父亲。不会像自己似的,连父母的纪念物也没有一件,受了委屈想他们的时候,只好看着天空发一回呆……

双卿,快想想办法啊!至少在下月初六之前,必须做点什么。

第二章 小 伙 计

刚刚过了中秋节，汴梁城里处处还留着节日的余氛。正午之后的长街上，月饼还在各家点心铺的门口叫卖。穿红着绿的女人和孩子满街逛着，进出脂粉铺子、绸缎庄，或者追逐挑着糖人挑子的小贩。

闲人们走过长街，走到汴桥上。站在汴桥往下看，汴河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：来往船只大小，运货的运货，载人的载人，争渡抢行，喧闹鼎沸，压倒了河水流淌之声。

再看向河岸边吧。岸边的各个码头上泊满了船只，卸货、装货的船工络绎不绝。看看船桅就知道，这些船有万家米铺的、有徐记杂货行的、有……咦？龙家码头上泊的那艘大船，装饰打造得可不同寻常！莫非龙氏商行的首脑人物龙立潮回汴梁了？

汴桥上看热闹的闲人们纷纷猜测起来。

“龙大当家出去半年多，总算回来了。这下子我们汴梁城有热闹可瞧了！”

“有什么热闹可瞧了？龙大当家又不是那些爱闹事的后生小子，你当他回来要唱大戏呀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一走半年，龙大当家在三籁乐坊腻粉楼的红粉知己江美人，早被刑部曹尚书府上的二公子抢了去了！龙大当家虽然有气度、有城府，从不和官宦人家起正面冲突，可不知道这一回，会不会为那位江美人破例？”

“噫！要说龙大当家在三籁乐坊和京城各处楼坊的红粉知己，那可以坐满一只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他为娘儿们争风吃醋？！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江美人不同别个，那身材、那脸蛋，还有那双水汪汪的凤眼哟……”

“嗨，我瞧是你自己看上江美人了，还不快把口水吸回去——等等，还真是龙大当家回来了！你们看，那接船的，不是龙府的管家胡爷吗？”

龙立潮下了船，从管家胡阿牛手里接过马缰绳，跨上马背，在闲人们